

# 暴风骤雨中永不褪色的旗帜

## ——记“土改第一村”黑龙江省尚志市元宝村党总支书记张宝金

据新华社 如果不是小说《暴风骤雨》，元宝村只是一个默默无闻的东北村落。

如果没有老支书张宝金，元宝村的日子也许不会这样红火。

历史从来不相信如果。它总是以看似偶然的发生，告诉你实属必然的结果。

### 一面引领发展的旗帜

1980年，张宝金成为村党支部书记。温饱问题解决了，可张宝金心里多了两个问号：粮食增产越来越难，群众要致富咋办？土地承包了，党员干部咋干？

1983年6月10日，张宝金把全村党员召集在村部，把自己的想法端了出来：如今，要带领群众致富，就得响应上级号召搞村办企业，以工富农。向银行贷款？村里还欠账27万元。钱，只能靠自己凑。

平时不怎么干家务的张宝金突然显得格外“勤快”。老伴看懂了他的心思，把包着1.3万元积蓄的包袱放在大伙面前：“相信你们能干好！”

会后，有的党员卖了自家牲口，有的扣下给孩子结婚的钱，还有的挤出一半口粮出售，20多天里，共集资3.7万元。

如今，元宝村已有38家各类企业，全村年产值达3.3亿元，村民90%的收入来自工业，人均纯收入1.82万元，高于全省1万多元。

元宝村富了。可张宝金有了新的打算。

看着日渐恶化的生态环境，张宝金下定决心：“咱可不能砍到没树可砍。青山绿水都没了，人总不能就一把钱过日子。”

大白话说的一个深刻道理：经济增长能使人富裕，科学发展才能使人幸福。

### 一面执政为民的旗帜

“今儿我们打算沿黄泥河栽树。”村委会委员张子忠说。

“不要栽杨树，长高了刮电线。哪怕多花点钱也要栽樟子松。”张宝金叮嘱道。他同时细心地提醒，农民都讲究图个“吉利”，松树、梨树虽然好，但不能栽在村里，要栽在村外。

这是不久前，记者在元宝村“两委”晨会上亲睹的一个场景。

多年来，老支书每天早起的第一件事就是，召集村“两委”开晨会。

时间：夏天5点，冬天6点。

张宝金懂得，农民要致富，一要增收，二要减负。他在2003年之前多次提出，能不能每年拿出几十万元替农民代缴提留款和农业税？

交“皇粮国税”实行了几千年，咱这样干会不会有风险？有的村干部提醒道。

张宝金经过反复掂量，决定悄悄地干。

2006年，国家正式取消农业税。



在村里的中低产田改造项目区，张宝金(右)和村民一起在放线给田埂取直。

不是张宝金能掐会算、有先见之明，而是他心中只有百姓，敢于实事求是。实事求是，是共产党人的品格。有了这种品格，就有了勇气与胆魄。

### 一面凝聚人心的旗帜

在几十年的村委会换届选举中，张宝金不是满票就是绝对高票当选，创造了连选连任的纪录。

早在2002年村委会换届时，张宝金因年纪大了、身体又不好提出不再兼任村主任，可村民们就是不答应。为劝说老支书继续干，除了出国的，在

外办企业、打工的村民都赶回来，要眼见张宝金当选才放心。

1995年，张宝金因公外出发生车祸，急救24小时仍未醒来。数百名村民闻讯后赶到医院，县上的领导把在门口不让进。村民们急得哭喊道：“让我们瞅一眼就走还不行嘛？”

那次车祸让张宝金断了6根肋骨，脸上缝了几十针。苏醒后的他躺在病床上，心里却惦记着村筷子厂的生产，脸上的线没拆就急着出院。

车到村口，鞭炮响起来了，锣鼓敲起来了，乡亲们围上来了，老支书的眼

泪也掉下来了。

如果全国近60万个村支部都像元宝村一样，充满生命力、凝聚力和战斗力，党的执政基础定会坚如磐石。

加入中国共产党，已成为越来越多元宝人的郑重选择。近年来，元宝村新发展党员占全镇一半左右。

谈起为何入党，村医任延民说：“我从学校毕业后到元宝村工作，被张宝金的人格魅力彻底感动。我决心入党，追随老支书，为乡亲们服务。”

美好的梦想，在黄泥河日夜流淌。无限的希望，在黑土地不断生长。

■徐姓氏著 上海人民出版社

小说连载

# 大变局

57

叶毓川一时倒无以应对。事实也是，立宪派、改良派、维新派、温和派，就像辛亥年摄政王载沣推出皇族内阁以后一样，再一次处于历史站位和政治言说的尴尬境地。

张謇又说，自己长于实业，并非政治材料，对于做政党，实在也是心力不济了。其实一直以来，张謇拥戴袁世凯，事到如今，虽然已与袁氏分道扬镳并且反对他复辟帝制，却也不想再做一个公开的政治表态了。

周天功却并没有来约请叶先生，请他看托管合约，他在等待机会，要另去别的地方。周天功在英大马路靠近外滩的德大餐馆吃饭，也是为了问问合同看得怎么样了，不过神态上务必是要不紧不慢，把握节奏。

德大西菜馆在上海十多年，相当有名气。走进德大，大堂里灯光柔和，环境温馨优雅，还有西洋音乐缭绕，可是宁香心中还是有点忐忑，又有点气恼。那份合约，拖了好些天了，周天功那边却还没有回音。

又苦又甜又香的咖啡，刚刚时兴；用牛里脊精制而成的德大牛排，形似蝴蝶，肉质鲜嫩，风味独特……其实这些日子，许西亭也十分焦躁。“中华革命军”和上海的反袁“东南军”已经组成，而郑汝成的漏洞，到现在还没有摸到。许西亭他们曾经还想通过制造局里的士兵入手，可是自范鸿仙策反的士兵全部被郑汝成杀害以后，制造局的军警严加整肃，现在已难觅踪影。又想通过郑汝成的生活采买入手，可是这些人全是郑汝成的铁杆亲信，弄得不好，反而被他们放了倒钩，坏了大事。党人同志开始急躁埋怨，倒好像是许西亭他们办事不力一样。

许、宁二人正温情脉脉地细品西餐，桌前忽有一人趋近坐下，宁香一看，竟是周天功，不由得大吃一惊。连忙要给许西亭介绍“这位就是周厂长”，不意周天功却笑着对宁香说：“阿拉两个人，认得的。”

宁香又吃了一惊，竟有这样巧的事情！“你们，认得的？”

周天功又笑着说：“我还有一张报纸，他没有还给我。”

许西亭迅速从懵怔中反应过来：“伊老早时候，给我拉黄包车的。”

宁香还在发愣，周天功已低声问许西亭道：“这个局，依是要做下去喽？”就像是最后的警告。

许西亭用餐巾擦擦嘴巴，眼中有了杀气，然后直言不讳地摊牌：“依嘛，一个拉黄

包车的，怎么做得好老板呢？”

周天功随即道了打扰，然后告辞，起身走了。

这顿西餐，有点食不甘味，许西亭始终没有问起合同的事情，宁香却隐隐地起了疑窦。然后许西亭说洋行事情太忙，也匆匆走了。

许西亭当天夜里就去“打了样”。

又隔一天，已经是深更半夜，许西亭守在澳门路弄堂壁角的暗影里。本来想再带一个人过来，可是在目前这种非常形势下，作为一个党人，不顾革命大局，工作不力，原来是在搞个人仇杀，甚至讲出去还是私人情杀，这就犯了大忌，讲都讲不清楚了。一旦且被处以纪律，为同志所排斥，那他许西亭就没了方向去处，真要成丧家之犬了。但是这件事情不做，也是不行。周天功如果只是对宁香说明事情原委，他许西亭一番做局的心血，全功尽弃，付诸东流，这倒也罢了。本来这件事情，就晓得有风险，容易穿帮的。可是，现在的事情，已经是你死我活，万一周天功辣手辣脚，告发到巡捕房甚至是郑汝成的军警处，那就有大麻烦了。现在世道，人心隔肚皮，谁晓得谁呢？先下手为强，绝对是生存取胜的法则。

每天要到了半夜的时候，周天功才会坐了黄包车从工厂回过来，那时四周都已经寂静无人了。

正在这个时候，外面马路上有了声响，一会儿工夫，一部黄包车进了弄堂，贴着许西亭的身边，往里边去了。许西亭拔出手枪，现出身影，悄无声息地趋向前去，但是身后忽然传来一个低沉的声音：“许西亭，不要动！”

许西亭吓了一跳，愣住了，那是周天功！还是周天功的声音：“今朝要是还想活命，听我的，两只手慢慢抬起来！”

这个时候许西亭的确不敢轻举妄动了，他是晓得周天功的身手的。他觉得一个黑洞洞的枪口，正指着他的后背心。他的双手慢慢抬了起来，额头上汗流了下来，他看见那部黄包车经过周家门口，往那头出口去了。突然，一点声息没有，他手里的手枪已经被周天功从身后一把拗去，几乎将他的手腕扭伤。

周天功这两天，天天到弄堂外面的马路上就下车，然后关照黄包车从弄堂里慢慢穿过去。这时，他绕到许西亭面前，幽幽的路灯，照见两人凶狠对视的眼神。周天功看看手中的手枪：“许大哥许西亭，现在

枪法怎样了？”

许西亭神色阴狠：“依逃得过今朝，还逃得过明朝？”

周天功手里亮出一叠字纸来：“这份合同，我会存到银行保险箱里。万一我有啥事情，它就会被送到申报馆去。原来许西亭，一面讲革命，实际上只不过是拿人家的铜钿，拐骗到自己阿爸的名下去。”

这一招是有点杀伤力的，许西亭真正是咬牙切齿：“周天功，阿拉后会有期！”

周天功斩钉截铁：“等依，不过下趟，就没有这么客气了！”

周家房间里传出孩子的啼哭声，一盏电灯亮了。周天功丢下许西亭，转身走了。

### 第二部 (十三)

入秋以后，瑞记洋行的“许臻伯”收到了一封信笺，竟是宁香约了他到寓所里取签好的合同。

许西亭捏着信笺，心中很是狐疑。这份合同，不是在周天功手里的吗，或许他只是个在咋呼？要么自己在他家门口讲的逃得过今朝逃不过明朝，将他吓住了？可是周天功又不像是这样的人。对的，这个合同不可能在周天功手里，只会在宁香手里，现在她想明白了也说不定。许西亭在房间里来回踱了两圈，想来想去，设想了各种情况，还是决定去走一走，看看情况，晓得个究竟。他无家无室没有牵挂，又怕个什么呢？就算是周天功出头，事情也摆死了——自己是攻势，他只能是守势。手枪被周天功在那天半夜夺去，他马上又去找了一把。试枪的时候，叭叭叭叭，一口气打了十枪，枪枪命中。现在手枪就别在腰里！不过合同这桩事情，这段时间的确是微妙暧昧，许西亭既不向宁香再提起，宁香自那次德大西餐馆心生疑窦以后，也不再催促周天功。事情就那样滑稽地悬在那里，有点讳莫如深的样子。那么现在，事情突然摆平了？董事长的公章已经敲下去了？

等到女佣开门，进客厅看到宁香有些愕然的神情，许西亭马上就晓得上当了。宁香曾经投怀送抱的惊喜，被些许深邃的眼神和审慎的客气所取代。毫无疑问，根本没有什么合同签定的事情。许西亭就讲，自己顺路经过这里，弯进来看看她，问候她这一向还好吗。客客气气喝了两道茶，不咸不淡讲了一阵话，竟好像曾经的亲密无间、热火朝天已经远去，以至就像从来

没有发生过一样。告辞出门，走进弄堂的时候，许西亭得意洋洋，他再次被狠狠地嘲弄耍玩了一把！这么多年来，他受到朋友、老师的伤害和屈辱，实在太多了，他告诉自己，他压住自己——忍！君子报仇，十年不迟！

弄堂对过的一小点店里，此时坐了两个人，他们可以清清楚楚地看到弄堂的纵深，当然也就能看见许西亭一路走出来。

许西亭刚刚告辞的时候，还是彬彬有礼地对宁香讲，他很忙，可能还要出洋几个月，所以这段时间就不能来看她了。其实，这场局基本上已经没戏，宁香仇宝慧这里，他也就没有心思，没有兴趣，可以了断了。再讲，他的确是有大事情要忙。组织已经确定，在这一、两个月里，一定要有大的行动。袁世凯称帝正紧锣密鼓，令世人瞩目，革命党必须在这个时候亮出旗号，呼唤人心，再起风云。

8月8日，北京街头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队伍。各省的袁党和被收买的社会名流组成“请愿团”，他们高喊“变更国体，唯我民意”，“民主立宪，富强之基”，要求实行帝制。北京参议院门前围满了社会团体，热闹非凡，一片喧嚷，也都是来递交请愿书的。他们打出的旗帜，花花绿绿，五颜六色，大小不一，有商界、学界、妇女界、人力车夫，甚至还有乞丐和妓女团体。袁世凯称帝，天意已经有了，现在这就又有了民意。看起来，袁世凯称帝，正是兆民所托，无法推辞了。当然，凡事参加请愿的，暗底下，都会领到些“参政费”。使动张罗鼓捣这些事情，是袁克定和他的“太子党”。为了老爹做皇帝，自己做太子，袁克定台前幕后，出谋划策，推波助澜，不遗余力，甚至比他爹还要着急。可是太过心急，也不免出错。

一天三小姐袁淑祯的侍女，出外给她买回一包五香蚕豆，包着五香蚕豆的是一张《顺天时报》，三小姐无意间发现，这《顺天时报》与家里的那张完全不同，对复辟帝制竟颇有微词，而家中所看到的，通篇都在鼓吹帝制。三小姐先告诉了二哥袁克文，袁克文其实早知此事，只是不好说破。父亲称帝在即，后院的“嫡庶”暗战也开始如火如荼，据说袁克文还用银匙子试出了袁克定请他品用的汤羹里的剧毒。二哥怂恿父亲最宠爱的三小姐告状，袁世凯一问之下，原来这份家庭报纸是袁克定一手制作，专供老哥一人阅读。袁世凯大怒，抽了袁克定一顿鞭子。(未完待续)